

春夢

董 妍 著



廣東旅遊出版社

春 梦

董 妍

广东旅游出版社

(粤)新登字08号

责任编辑 刘 慰

书 名: 春 梦
(董 妍 著)

出 版: 广东旅游出版社
(广州市中山一路30号之一)

发 行 广东省新华书店

印 刷: 始兴县印刷厂

开 本: 787×960 1/32 4印张

版 次: 1993年1月第1版 1993年1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0001—5000册

定 价: 2.50元

统一书号: ISBN7—80521—414—X/I.166

目 录

1	缪斯宫殿的大门将为她敞开 ——序董妍的《春梦》……韦丘 ·雾，调皮的小孩·
11	寻找
13	海
14	雾，调皮的小孩
15	雪
17	我想
19	醉叶
20	捞星星
21	破晓时分
23	天空趣事
25	知了

26	雨季来临	
28	水的游戏	
31	依然	
32	霜的心事	
33	梦幻的变奏曲	
37	足球场是属于男孩子的	
39	致我调皮的弟弟	
41	笑笑，为将逝去的童年送行	
	· 十八岁的自白 ·	
44	十八岁的自白	
48	困惑	
50	写在沙滩上的诗	
53	耕耘与希望	
54	收获	
56	迷你情思（四题）	
	桥	11
	飞蛾	63
	茧	41
	母爱	61
58	牵强的情怀	71
	· 恼人的季节 ·	61
		05
62	依然不知	15
64	无题	85
		08

68	梔子花的故事	
70	蓝月亮	801
70	分别了一个季节	811
72	惑	821
73	爱的故事	831
74	陨石	841
79	给你三滴泪	181
80	恼人的季节	231
81	距离	231
84	不知是否可以	231
86	思念已经枯萎	231
87	笑，就是拥有	231
	· 我的生日致母亲 ·	
90	故乡的雨	
92	咱墟里人	
95	卖火柴的小女孩	
98	原来的地方	
99	起诉	
101	我的生日致母亲	
102	我的铁路父亲	
105	握铁镐的手	
106	铁道拾零（三题）	
	道钉	
	铁轨	

缪斯宫殿的大门将为她敞开

——序董妍的《春梦》

· 韦 丘 ·

十八岁的姑娘出诗集，在新中国的新诗坛上虽不敢说是空前，恐怕也是罕见的事。

1989年元宵节后，在广东韶关市五月诗社的例会上，我发现一张陌生的脸孔，她个儿矮小，穿一身大红大红的连衣裙。我问她叫什么名字？她有些腼腆地低声回答：“董妍。”我一时听不清楚：“什么？冬天？”她笑了，我也笑了，整个会场都哄笑起来。

此后，我们便开始通信，不到一年时间，她写给我的信竟有厚厚的一大叠，比她这本集子的字数要多好几倍。在她的来信和我们见面多次的谈话

中，我想她已把这短短十几年的历程都全告诉了我了，归结起来，就是这本集子的命名：《春梦》。

董妍的诗，包括未收在这本集子中的和未发表过的，我都读过了。她真是一个诗的小精灵。初中一年级，就写出了《寻找》这首诗并发表于哈尔滨的《小学生报》上。那年她才13岁。她告诉我，这首诗产生于一次在街上偶尔听到一个女盲童和她姐姐的对话中。她说那时她的心在颤抖。这就是说，她写成此诗是以颤抖的心情去感应这对姐妹的对话的，因此而找到了诗。现在看来，这首诗并不特别出色，难能可贵的是，一个才13岁的小姑娘，能因此而心灵颤抖，激发诗情，以流畅的语言，和谐的韵律，写出她对盲童的同情并把信心和希望传递给她。

在这本集子中，我最爱《雾，调皮的小孩》这一辑。我们在这里可以窥见董妍的心灵中，有一个只属于她自己的奇幻的世界。她在来信中说：“一切，在我看来都是有生命的。”于是，她会在沙滩的卵石中寻找它的“泪腺”，她敢代表春天给大地以斑斓的色彩，大地会“打滚儿”，小雨会“咽着嘴巴喝醉酒……”一个“红孩子”（怕是她自己心情的写照）有梦里的天真，居然梦见“小手

接着一颗流星／然后带回家”，于是，“一个广漠的星空／便浓缩在红孩子的小天地”。

那首《知了》，写出太阳为了“把光线输送给地球／正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那懒散的知了“只躲在树上睡觉／太阳叫他出来晒晒”，知了“只在梦中叫道：知了！知了！”“可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他错过了几度春秋”。此诗题材不算新鲜，且有袭用前人之意之嫌。但经她以童心来审视，用平白的语言写出了强烈的反差，读来还是有些感染力的。

童年的回忆，使她从儿时的苦难中，找到了奇特的意象：“我忍着饿把烧饼掷上天空／后来烧饼变成了月亮／高高地挂在天上为爸爸照明”；“后来呢月亮再也没有下来／为所有在深夜归耕的人们照亮”。

一片童心与爱心，由己及人。今天读来，仍能联想到在那十年浩劫中，那些“爸爸”们是过着些什么样的日子。

总之，在董妍的那片童心中，“天空是一位大魔术师”，月亮会“吵着要去散步”，“星星会长大”“嫁给地球”而成为陨石；涌向东方的雾，是为了“把将诞生的红娃娃（太阳）包起来／要不／一定会冷坏它”。海，“莫不是一缸醇酒／太阳在

里面饮了一夜／撑不住啦／只好红着脸／醉熏熏地
／飘起”。

在这辑诗中，反映董妍那童心最有代表性的，
也是我最喜欢的是那首《捞星星》：

叮咚，叮咚，
星星掉到井里啦！
风儿急了，
打着漩涡潜入井底。
捞上来的

却是破碎的月儿。

抬头一看：

唉，那不是星星

在天上好好的挂着嘛！

董妍写这首诗时，才十六岁。

董妍在一封给我的信中写道：“十八岁的负荷
超过了我的体重十八倍。”

十八岁已不是孩子了，加上她常用思索来折磨
自己。她说：“我是受社会伤害最浅的一个”，但
是，“正因为浅，我才有痛的感觉，我才有无数的
疑问！”

“为什么文盲越来越多？为什么童工那么吃

香？为什么儿童刊物不是越来越多而是越来越少？为什么在‘儿童是祖国的花朵’的今天，仍然有千千万万的儿童在街上流浪，做着令人发指的‘江湖游戏’？为什么在拼命地高呼维护生态平衡，尤其是‘劝君莫打三春鸟’的今天，仍然又要拼命地生产那么多的风枪！这和鼓励人们去打鸟，打动物又有什么区别啊！”可不是吗？现实确实如董妍来信说的那样，有太多太多的“为什么”了，“是我，还有您，都无法解释的。”

她把爱心寄托在童心里，于是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便折磨着她，并发而成诗。

“中国诗人最突出的素质之一，如同历代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是具有积极用世的社会政治热情和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这正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色。”①董妍，作为一棵还是幼嫩的诗歌苗子，不管她是自觉还是不自觉，但从她的诗中已具备了这种中国诗人、中国文化突出素质和特色是无疑的。她集子中那首《十八岁的自白》就可以证明这一点。

她，在小小的心灵中，确实痛切地承受着超过她的“体重的十八倍”的负荷！

董妍高中毕业于1989年暑假。在此之前，我鼓励她考大学。后来她来信坦率地说：不考了。理

由是她“偏科”，肯定考不上：“既然要失败的
事，干嘛非勉强自己去考而背上落榜的负担呢？”
不考大学就成为待业青年，可她又不甘白吃父母的
饭。于是去考工，但她身材矮小，够不上那些招工
单位的起码身高标准。后来又满怀信心去考播音
员，结果还是失败。最后，她被朋友介绍到一个个
体户开的照相馆去当佣工。8月，我到韶关参加一
个会议，出其不意去到那间照相馆。只见她伏在工
作台上打瞌睡（因为停电而不能接待顾客）。我的
心一阵酸楚，一个幻觉在眼前闪现：诗，在打瞌睡
了！她醒过来后，擦擦红红的眼睛瞪着我好一会，
然后拉着我的手，我和她的眼泪，都哗哗地流下
来。她告诉我，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不到午夜12
点回不了家。回家后要洗漱，要读书，要写诗，常
常熬到凌晨两点才睡，真累！

啊！我们的诗的小精灵，你为什么这么苦！

一张毕业证书骄傲而又痛心地宣告：

从此地球又多了一个公民的重量

——《十八岁的自白》

这就是此时此地她那铭心刻骨的感受。

“情感世界丰富的诗人，无法不将诗笔触及爱

情这一特别能进入‘生命体验’的领域。因此在中国诗歌的艺术画廊中，爱情诗占有突出的地位。”②

董妍已经18岁了，加上早熟。尽管现在还是一身孩子气，调皮，任性，执拗，用她自己的话来说，有时还“胆大包天”，敢于把高跟鞋换成平底球鞋，跑到足球场上对那些男子汉们说：“嘿，咱也算上一个。”然而，她那颗少女的心，也热盼着自己未来的“那一半”。于是，关于“桅子花”的故事便诞生了。她向读者打开了自己的一扇心扉，虽然有点朦胧，但却是真挚异常的：

桅子花把我的期待切碎

酿成好多苦涩的泪珠

一到晚上的时候

便滴滴嗒嗒地

从一双只懂哭的眼

委屈而又迅速地漏下漏下

——《梦幻变奏曲》

她把那个自称为“悲壮并且美丽”，但又是“很古老、古老极了”的故事在信中从头到尾告诉了我，并且宣称：“今天，我已从感情之渊中挣扎而出，终于战胜了自己。”她没有说谎，那一首仅有四行的《桥》，证明她是胜利者：

桥

⑤ 为了把两地的相思串联

甘愿自己的两头

永不团聚

在这里，爱的感受与生活的感受交辉了。早恋固然不可取，但能战胜自己是极为可贵的。我敬佩她敢于自拔感情之漩的勇气，更喜爱她那豁达而洒脱的气质。

这篇文章其实算不得序言。因为我没有去分析董妍诗作的成败得失的道理，更多的是带着感情色彩去叙述她热衷于新诗创作的缘委和其中某些诗作的诞生背景，好让读者自己去赏析。

董妍并未成熟，说她的诗是花，但只不过是蓓蕾；说是果，还是青色的。如果不除草，不施肥，不浇水，不修枝剪叶，蓓蕾会枯萎，青果会脱落。好在她已经深刻地领会了发现她和扶持她的杨臻老师，在她生日时赠给她的那句话的意义：

成功者的足下，

踏着血水、泪水、汗水。

何况在董妍身边，还有五月诗社的大哥哥、大姐姐们给予她许多援手。小妍是能不断地攀登，并且走

进缪斯宫殿的大门的。今后，她将向我们奉献更多的，象那一串串葡萄似的果实。这些果实，不但出自她的心坎，而且还甜在千万读者的心里。

1989、11、22、写于广州

注①：曹纪祖：《试论中国诗人的素质——兼评当今诗坛的某些新潮观念》（《诗刊》1999年9月号）

雾，调皮的小孩

呵，一颗锁不住的童心，
永远在大地的胸怀跳动……